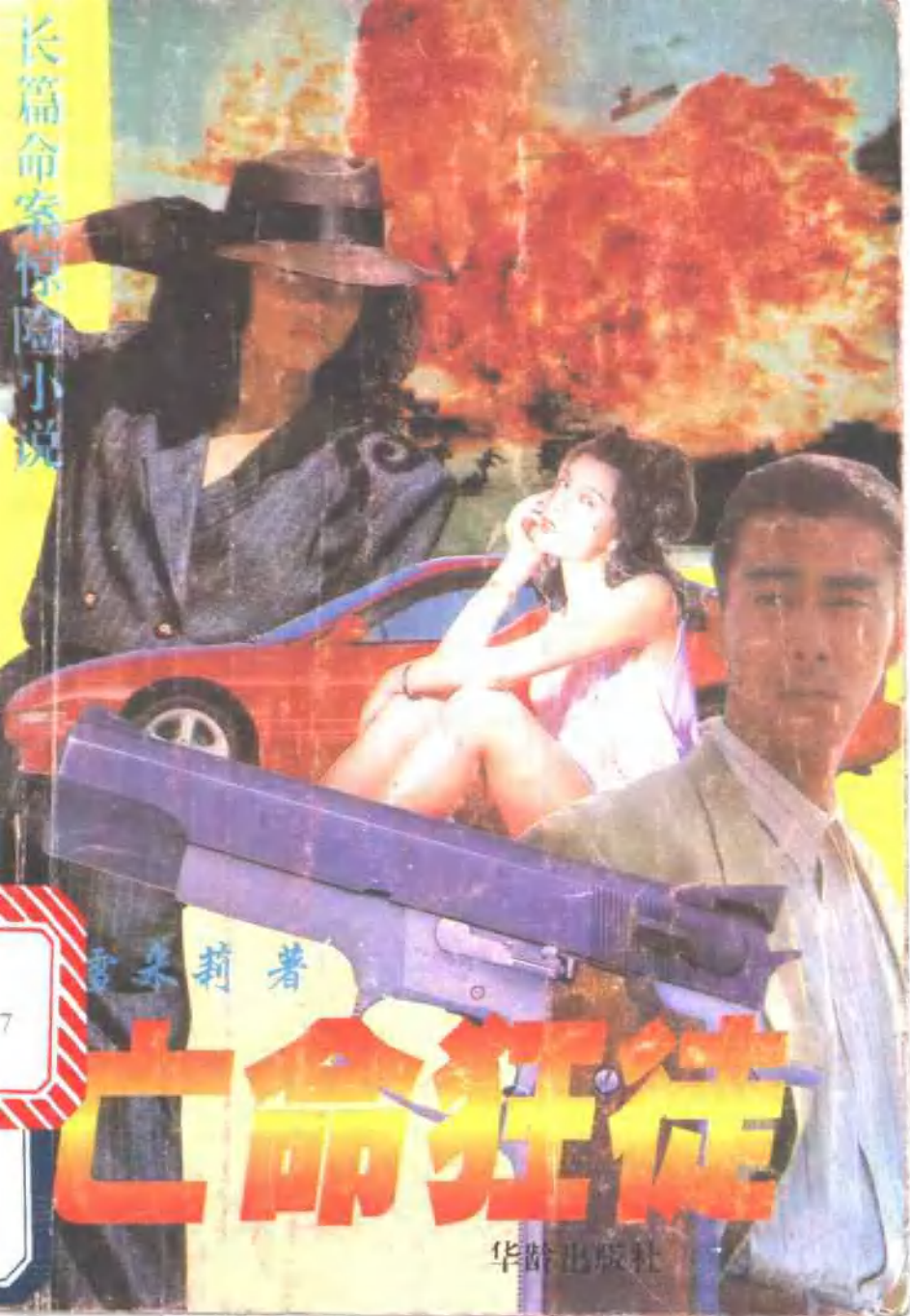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命案惊险小说



雷来莉 著

亡命狂徒

华龄出版社

雪米莉最新“命”字系列

亡命狂徒

[京]新登字 068 号

亡命狂徒

雪米莉 著

出版发行： 华龄出版社
(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)
邮编：(100034)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
印 刷： 北京市达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9印张 190千字
199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6年6月第2次印刷
印 数：20001 25...

ISBN7—80082—634—1/I·95

定 价：9.50元

内容简介

阮生、武杰和文清女从香港赤柱湾难民营逃入市区，为躲避追杀，求生谋职，阮、武二人充当了十四K贩毒黑帮的杀手；而文清女落入他人之手，成了富豪公子安宏民的女佣。

阮、武二人充当杀手屡屡犯案，成为警方及其他帮派追杀的目标。清女天生丽质，一腔柔情，被阮、武二人深深眷恋。

然而，富家公子安宏民却被文清女的美貌所打动，为了得到她的芳心，不惜任何手段，企图除掉他的情敌阮、武二人。殊不知，从危难中侥幸逃出的阮、武得知真情后，便愤而追杀安宏民，并力求救出文清女，一起逃离香港。他们铤而走险，和警察、黑道厮杀。最后击毙人面兽心的安宏民，阮、武二人亦双双送命。文清女带着他俩的骨灰，登上赴美班机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逃出难民营 | (1) |
| 第二章 | 涉入亡命路 | (35) |
| 第三章 | 误中美人计 | (63) |
| 第四章 | 逞雄港九岛 | (90) |
| 第五章 | 风雨飘摇时 | (118) |
| 第六章 | 情爱难两全 | (145) |
| 第七章 | 危难知真情 | (168) |
| 第八章 | 天涯沦落人 | (195) |
| 第九章 | 狠毒蛇蝎计 | (226) |
| 第十章 | 孤影伴魂去 | (252) |

第一章 逃出难民营

“嘭嘭嘭”……

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将阮生从甜梦中惊醒过来，他的心，顿时怦怦跳个不停。

好一扇单薄的木门板，被惊慌的敲动后，摇晃不定，仿佛要破碎一般。

阮生赶紧跳下床来，在门边轻声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阿生，快开门，是我啊！”

阮生一听便知，来人是自己的好友武杰。他心中不觉顿生疑团，漫起一阵不祥的预感。

他拉开木门，武杰飞身闪进了木屋，随手掩上门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阿生，我们快逃吧！”

阮生惊愕而迷惑地望着他，不解地问道：“阿杰，如此慌张，到底出什么事啦？”

武杰神色紧张，脸色铁青，回答：“阿生，那位姓柴的家伙，带着一帮打手，正四处寻我们报仇呢。”

“姓柴的？他来啦？”阮生一边问，一边在脑里搜索着这位凶悍男人的身影。

“是啊，难道你忘了，昨日在赤柱湾海滩，我俩教训过的那家伙。”武杰赶紧提醒道。

阮生本是一位血气方刚的越南汉子，性情尤为刚强凶暴，再加之环境所迫，流落异国他乡，过着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艰辛的日子。因此，心头更是憋着一团怒火，正想找地方发泄一番。

当他听说是昨日被他教训过的家伙寻仇而来，更是忍不住咆哮起来。

“让他来吧，我俩完全可以对付他，看他能把我俩怎么样。”说着，他从枕头下掏出一支枪来紧握在手中。

这时，武杰急忙上前劝道：“阿生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俩是斗不过他的，还是暂时避避吧。”

阮生听这话，脸上立刻泛起怒容来。

“什么？要我像耗子一样躲着他，哼！我才不干呢，有这玩意儿，是可以与他们拼一阵。”

见阮生固执倔强，武杰心中很是焦急，但他仍耐心地劝道：“阿生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们何必与他硬拼呢，留得青山在，何愁出不了这口恶气，还是避避锋芒吧。”

武杰说得在理，使阮生不得不冷静深思起来。

躲，又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阮生暗自思忖着。自他来到香港后，就与其他越南难民一样，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聚居在这块由香港政府划定的地区，四周还有香港皇家警察看守着，他们只能在这弹丸之地生活，哪儿也无法去。

他们这些难民，还常受到香港一些黑社会势力与人渣们的骚扰和欺凌。在这些人眼中，他们是低一等，自己总是无出头之日的。

“阿杰，我们能去哪儿呢？”阮生忍不住问。

“阿生，你不是常对我说，想进去混混吗，看来，这次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们去香港市区里？”阮生会意地问。

“不错，既然有人苦苦相逼，我们不如乘机溜进市区，去过真正的人的生活。”

武杰的话刚一出口，顿时引起了阮生的兴趣，他拍手称道：“对，这主意不错，让我们进去混混，说不定会混出个人样来。”

“阿生，我们快走吧，不然，来不及啦。”

在武杰的催促下，阮生重新拉开门来。

当他刚一探头，只见几条电光闪来，不远处冒出十几个黑影，正向这边扑来。

“不好，他们已追到这儿来了！”阮生又赶紧关上门，神情紧张地说。

“怎么办？乘他们立足未稳，先打他个措手不及，然后向海边跑！”

“不行”，阮生果断地说：“只要我们一开枪，准会被他们紧紧缠住无法脱身。”

“那我们如何逃出这木屋呢？”武杰焦急地问。

阮生又将门拉开一条缝，朝外看去，他发现那姓柴的家伙，已越来越近了。显然，要从正门冲出去，是凶多吉少的了。

“阿杰！别着急，快随我来。”说着，阮生拉着武杰来到屋子的后侧。

只见他掀开一扇衣柜门，只见露出一道门来。

“来，我们从这儿离开。”阮生首先将武杰推出门，然后，自己才紧随而去。

慌乱之中，他俩也不知此时是什么时辰，只见天空黑黝黝，夜色黑沉沉，海风不停地吹拂，涛声远惊四方。

他俩一出门，便向不远的海边奔去，因为，他俩知道，要想离开这难民营地，唯一的出路只有乘船而逃，因为陆路已

被警察封锁得严严实实。

正跑着，阮生突然停下脚步，并毅然说道：“阿杰，我们必须回去。”

武杰迷惑不解地问：“阿生，你……你这是怎么啦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你怎么又要回去？”

“阿杰，你想想，那姓柴的家伙，如果找不到我俩，他又会去找谁？”

“那会去找谁呢？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姓柴的昨日为什么被我们痛揍了一顿呢？”阮生问。

“他不是企图强暴文清女，被我俩发现，然后……哦！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一定会去抓文清女，对吗？”

“不错，他准会去抓文清女，野兽从来就是不想空手而归的，我们回去叫上文清女，让她跟我们一道走，就是死在海上，也比落在野兽手里强吧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赶快去找文清女！”说罢，情急的阮生与武杰又返身向回奔去。

他俩的患难之交文清女，两年前与他俩一道从越南西部山区偷渡来到香港，她与他俩一样，都希冀在香港找到自己的幸福。可是，没想到，船还没靠近维多利亚海湾，就被海上巡警给拦获，于是，与他们一起被赶进了赤柱湾的越南难民营地，过着含辛茹苦的日子。

文清女和几个女难民同住在一间破木房内，与这些女难民一样，都是无依无靠，无业无钱的孤苦女孩。

与她们不同的是，文清女天生丽质，俏美可爱，是一位典型的越南纯情靓女。

尽管她穿着褴褛不堪，但那些破旧的衣物丝毫无法掩盖

她的娇柔秀丽。

正因如此，昨天她去赤柱湾沙滩拾海贝时，偶然碰上好色之徒，险些被他们糟践了。

文清女一直未能入睡，她翻来覆去，脑子里总被噩梦缠绕着。

难民营中，突然响起杂乱紧促的脚步声，不用说，在这弹丸之地，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，慌乱的脚步声足以证明，准是一些难民在躲避黑社会分子的追击。

像这类的事，每到夜晚，总有发生，对她来说，本应是见惯不怪了。

可是，今晚她心里显得异常慌乱；并觉得，房外的那些脚步，是阮生和武杰的，而且，她也感到，那些杂乱的脚步声，到了她的床边就立刻消失了。

难道，真是他们在奔跑，在被人追击。心慌意乱的文清女立刻从被窝中钻出来，匆匆忙忙地坐起身。

正在此时，她的房门果真被人敲响，文清女惊愕地问：“谁呀？”

同室的女孩都被惊醒，她们害怕地蜷在一起，谁也不敢去开房门。

“清女，别害怕，我是阿生啊。”

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文清女心头那恐惧感立刻消失殆尽。她大胆跳下床去，很快地拉开了房门。

“清女，快穿上衣服同我们走！”阮生没进屋，他急促地对文清女说道。

“阿生哥，这……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”

“先别问，快穿上衣服跟我们走，不然，来不及啦。”

文清女顺从地穿上衣服，并重新关上房门，随即，她与阮生、武杰一道，消失在浓密的夜幕中。

文清女刚走不久，这间木屋的门，又被人重重踢开，几只手电光柱，直向房内晃来射去。

灯被拧开，房内的几个女孩，顿时被吓得惊叫起来。

柴青云带着他的人马闯进房中，他怒目在房中扫视着，像在寻找什么似的。

“都给我闭嘴，只要你们说出文清女在什么地方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”柴青云厉声吼道。

“我们……不知道她去哪儿啦，先生，别来吓我们吧。”一个女孩首先答道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，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？”

柴青云边说边来到那女孩的面前，一把拉去她掩着身子的被盖，随即，那女孩的身体立刻暴露在他们眼中。

“先生，我……我们的确不知道啊！”女孩被柴青云的行为吓得魂不附体，但她仍壮着胆答道。

柴青云狞笑了一阵后，他将女孩拉下床来，又将她拥入自己的怀中，并轻声问：“小宝贝儿，真是这样吗？”

“先生！我……我没撒谎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她……她的去向。”

“想跑，是吗？”柴青云托起女孩的下巴，狞笑地说：“别哄我啦，她被窝还是热乎乎的，刚走不久，能说不知道？”

“她……她的确刚走，有两个男人将她带走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认识，那人在房里，谁也没看清他是谁。”

“哼！看来，你是不想说实话啦？”

“先生，我……我不敢，不敢骗你呀！”女孩哭丧着脸，骇然求道。

“如果不说实话，我要当着你们的面，强暴她，怎么样？”

“先生！别……别这样，我们的确不知道啊。”

柴青云没抓到阮生、武杰，又让文清女给逃掉了，因此，他心中正憋着一肚子火，正没地方发泄，看来，他要将自己的怒火撒在几位无辜女孩的身上。

“好吧，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也就成全你们。”

说罢，他猛地撕下女孩的胸罩和内裤，并将她扔在床上。

“先生！求求你，别伤害我，别这样好吗？”女孩泪如泉涌，苦苦哀求着，其他的女孩，含泪捂面，泣不成声。

“将她们全都拉下床来，让她们好好看看，这男女作爱的情景，到底是什么样。”柴青云一声怒吼，几个女孩全都被赶下床来。

她们被几个野兽般的汉子反剪着，正面围在柴青云的周围。

“好好看看吧，等会儿，也让你们试试，哈哈……”

柴青云仰天一阵狂笑后，直向那女孩扑去。

“啊……”一阵撕肝裂肺的哭叫，被强暴的女孩顿时昏厥过去。

其他的女孩也被柴青云的兽行所吓坏，她们不知不觉中，全都瘫倒在地。

夜幕笼罩早晨的海面，更显得深沉，船驶出海湾，一时不知向何方奔去。

武杰驾着偷来的摩托艇，在海上毫无目标地飘荡着，他

自己心里也弄不清他们到底该驶往何处。

“阿杰，你能辨明港岛的方向吗？”阮生忍不住问道。

武杰手握方向盘，两眼不停地盯住前方，他含糊支吾道：“试试吧，我……我也说不准。”

阮生对这片海域也很陌生，既然武杰决心试试，他也就无话可说了。

可是，文清女却大惑不解地问：“阿生哥！昏天黑地的，你们打算带我去什么地方啊？”

阮生拍拍她的肩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清女，我们一起去香港市区里谋生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行吗？你俩不是发神经吧，为什么突然想起今晚偷偷去香港？”文清女仍是不解地问。

“清女，这都是人家逼着我们这样做的啊！今晚如果不走，说不定我们谁也见不到谁啦。”

“有这么严重吗？你也许在故意耍弄我。”

阮生见文清女那清纯憨实的样子，不觉苦笑一声说：“清女，你不知道，那姓柴的家伙，今晚带了不少打手找我们算帐来啦，依我看，他们此时正在难民营中胡作非为呢。”

听阮生说后，文清女恍然大悟道：“是那个疯狂的香港仔吧，他为什么要缠住我们不放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，我们是非法难民，可以任他们欺侮凌辱，常言说，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”

听了这话，文清女骤然沉下脸来，心中不觉泛起一阵忧痛之情，她低头无语，也没再刨根问底了。

到过香港的人，谁都会知道，驾船去香港，一出赤柱湾，沿着右边的海域，很快就会到达港岛的某一码头的。

也许是一时激奋，也许是满腹的忧怨，武杰驾着船，却不知不觉驶错了方向。

刚才还能见到远处的一片光亮，渐渐地，那片光亮却在他们的眼中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，昏黑的夜空，茫茫的大海，至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，谁也难以说清楚。

“阿杰！你大概驶错方向了吧？”阮生实在憋不住地问道。

武杰减低了船速，他在茫然地应道：“我也说不准，只觉得这方向总不对劲儿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还是将船停下来，待天亮后再说吧。”阮生提议道。

“阿生，你发神经啦，天亮后，我们能登上岛去吗？”武杰大嚷了起来。

“停下总比驶错方向好，假如让你将我们带进公海，那一切都会化为乌有。”

无论阮生怎么说，武杰也不同意待天明再驶往香港。他睁大眼睛，朝四处了望着，试图努力辨明方向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“突突”的马达声，随即，一条船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。

“阿生，你快看，有船来了，不如靠过去问问，这样，不就解决问题啦。”

阮生警惕地朝船影望去，他阻止武杰说：“暂不要慌，谁知这条船是干什么的，如果是碰上巡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啦。”

说话间，那船影越来越近，几乎可以辨明，这条船并非香港警察的巡逻艇。

“怎么样，是一条渔船，说不定还是一条私船呢，我们问问去。”

武杰说完，正要启动摩托艇。这时，一道强烈的光柱朝那渔船投去，紧接着，又有一条船向渔船驶来。

“前面的渔船请马上停下来，接受香港皇家警察的检查。”

这如雷轰顶的喊话，顿时惊慌了渔船与摩托艇，显而易见，紧迫而来的，定是警察巡逻艇无疑了。

幸好，摩托艇体积小，又有渔船的遮挡，因此，巡逻艇还没发现他们。

“阿杰，趁警察没发现我们，赶快离开这儿，不然，我们也会被他们一锅端的。”阮生对武杰说道，此时，他已经吓得有些惊慌失措了。

武杰立刻启动摩托艇，向渔船的右方驶去。

渔船听到巡逻艇的警告后，并没立刻停船，他们仍驾船向前驶去。巡逻艇也毫不示弱，紧紧地朝渔船追去。

“渔船立刻停下来，否则，我们将要采取强制行动了。”巡逻艇再次向渔船发出严厉的警告，态度显得十分强硬。

这条渔船上的人，不是海盗，也可能是黑帮人物，而对警察的警告，他们却视若罔闻，置之不理，仿佛对这帮警察一点儿也不在乎似的。

渔船的行为，不仅激怒了警察，也引起阮生与武杰的好奇和兴趣。

阮生叫武杰将船停在不远处，他们想看看，这两条船，今晚到底会闹出什么精彩的好戏来。

见渔船没将巡逻艇放在眼里，因此，艇上的警察一怒之下，便向渔船开火。

“砰、砰、砰！”

清脆的枪声，在空旷的夜空和海面上显得十分刺耳响亮，

顿时，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

然而，渔船并不示弱，他们立刻向巡逻艇开枪还击。

霎那间，海面上响起了激烈而震耳的枪声。

“哒哒哒……”

“砰砰砰……”

渔船上的火力并不示弱，凶猛的火力致使巡逻艇不敢靠近。

被激怒的警察，更是怒不可遏，他们把艇上最猛的火力倾泄在渔船上，显然，他们试图压住对方的势头，然后再征服他们。

猛烈的枪声在夜空海面上震响和回荡，疯狂的枪口，吐出道道闪亮血红的火舌，在两船之间飞射着，其情景，既壮观又精彩。

在一旁坐山观虎斗的阮生、武杰，他们已被这壮观的场面所吸引。这两个久经沙场的枪手，见此情景，手已开始发痒，他俩恨不得持枪参与进去，显显自己的身手。

“阿生，我们要是能参与进去就好啦！”武杰兴奋地嚷道。

阮生心中虽然也在激动，但他没表露，此时，他还在暗暗思忖着。假如自己能协助渔船赶走警察的话，那么，这帮家伙一定会感激他们。管他们是什么样的组织，只要能挣钱，他都愿意替他们卖命。

想到这里，阮生立刻从腰间抽出枪来，对武杰说道：“阿杰，将船开过去，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。”

“阿生！你……你不是在说梦话吧，就凭我两人，能助他一臂之力吗？”武杰迷惘而惊愕地叫道。

阮生笑了笑说：“阿杰，要知道，在危难之中能助人一臂

之力，得到的回报该是什么？”

武杰被阮生的话骤然点醒了，他恍然说：“你是想借此机会投进这帮人的旗下？”

“不错，要想混出名堂来，今晚不正是难得的机会吗？”

“阿生，我们该怎么干？”武杰兴趣大增地问。

“这样，我们驶在巡逻艇的后面，给他来个突然袭击，这样，他们势必成了腹背受敌，首尾难顾，迫使他们非离去不可。”

“阿生！你这办法真绝，可以与孔明相媲美喽。”

“少啰嗦，快干吧。”阮生催促着。

这时，文清女拉住阮生的手，胆怯地说：“阿生哥，还是别去，我……我好害怕！”

阮生回头望望清女，并拍拍她的手说：“清女，别怕，没事，你呆在船里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你非得这样干吗？”

阮生向她点点头应道：“没路可走，只有孤注一掷了。”说罢，他挥了挥手，武杰启动了船。

枪声仍在不停地响着，双方的激战仍在进行。由于两方势均力敌，一时间，各自都未有丝毫进展。

渔船边打边撤，而巡逻艇是边打边追，紧咬不放。

武杰将船悄悄驶向巡逻艇的尾部，这丝毫也没引起警察的注意。

当武杰将船停下来时，阮生从舱里拿出几个手雷来。

“阿杰，用这玩意对付，准叫他们吃不消！”说着，他递给武杰两个手雷。

“清女，快趴在船上！你什么也别看，知道吗？”武杰吩